

第一八六七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纪念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议程项目 21

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续)

1. 主席：现在请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特使、前总统夏尔·赫卢先生阁下发言。

2. 赫卢先生：我们正在共同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如果我们不会健忘的话，这个日子跟我们现在不举行庆祝的另一个周年纪念日恰巧一致：这就是类似我们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国际联盟诞生五十周年。国际联盟曾给自己提出过一些我们现在的目标，并为其实现作过努力。但现在它已属于过去，不复存在。国际联盟创建于一九二〇年，即五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远在正式宣告死亡之前，就死亡了。它的死亡是由于它未能制止或解决一些更加局部的冲突，并由于从自私自利出发的种种骗人的精明的打算，它以为可以以此代替通向繁荣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即正义与和平不可分割、亦即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的道路。

3. 我们回顾过去，不单是要列举、而且要包扎和治好我们的创伤，要避免坚持或重犯已造成的错误，要更妥善地筹划将来。今天，我们在既痛苦又热

*第一八六五次会议至第一八七〇次会议，第一八七二次会议至第一八七九次会议以及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至第一八八三次会议，均有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的发言。

情的气氛中，庆祝联合国二十五周年，这个有回忆又有期望的欢乐时刻，我们的不幸和我们的崇高任务，就在于认识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并且要去对付危险；认识到我们不能用暴力、逃避或花招来消除这些危险，而是要忠实地、严格地、勇敢地运用我们庄严宣布过的原则；还认识到必须忠于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否则就会毁灭我们的工作，毁灭我们的国家，此外别无其他的选择。我们大家都必须在友爱与死亡之间作出抉择，我已经说过，这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崇高任务。

4. 我很荣幸地给这个在为生存——我是指人们共同生活——而工作的大会，给诸位代表，带来了黎巴嫩友好的信息：重申不管现在或将来我们都忠实地支持联合国，这种支持从我们曾有幸参加它的成立之日起，至今已有二十五年之久；重申我们对国际合作的信心，为大家谋福利的、广泛和真诚的国际合作是必要的，是有益处的。

5. 在令人感到痛苦的动荡局势中举行的这个周年纪念会上，这种信心，它所必然带来的义务以及它加于我们的纪律，在我们看来是特别及时的。一方面，我们决没有低估这里为制定人类关系准则正在进行的长期而耐心的工作，以及对制止冒险行动的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我们也决没有低估对非殖民化运动所给予的促进，以及对人权的保护或至少人权的国际承认。我们决没有无视我们这个组织通过它的专门机构力求扩大到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相互支援的价值。

6. 我们只想指出：我们所更加相信的不是草拟

成的文件，而是产生文件的精神；不是技术，而是指引技术的道德观念。在这个领域正如在一切其他领域，我们还想简单而有力地声明道德价值的支配地位以及法律的首要地位。

7. 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来看，和平是正义的产物。在轮到我们运用这条箴言时，我的代表团和我本人可以更加不受拘束地运用它，因为在这里在你们当中，我们代表一个小国家。

8. 我们并没有感到不安或惶恐，相反地，小国应该自负自豪的是，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把自己的命运跟法律在世界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我们自己的事业和我们本身的安全跟法律的事业看成是一回事。因此，在我们这个组织里，我们对真正的开明的进步，是最热情的开路人。小国因而认识到，它们能为所有国家的安全作出重大的贡献。

9. 如果法律由于我们的努力真正地，用巴斯噶的话来说，“加强”了，那末，参与这种努力的国家的人口多寡、领土大小就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武力最终成为“正当的”，并且在国家关系上占优势，那末，哪一个国家，不论它有多大，能够说永远都可以受保护，免遭危险和免受侵略呢？

10. 在实力不等的各国为保证和平而进行的这种合作中，实力最小的各国的遭遇以及其努力的成就，是衡量我们共同任务的价值和效验的标准。提出这种论点是很自然的，即“小国”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跟“大国”进行合作，“大国”方面并没有什么让步，而是得到很大的好处。

11. 联合国二十五年来存在和工作使我们有机会列出清单和借贷对照表。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对我们的机构所取得的或通过它所取得的进步以及那些还未填补的空白作出进一步的评论。

12. 我们用以估价的方法和标准，比联合国的资产和负债这些具体要素，要重要得多。在作这样的估价时，我们要不要比较一下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行动方式，我们的宣言跟我们的行为，我们对别人的要求跟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二十五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自问：为什么这二十五年科学技术能有这样出色的成就，这样非凡的成就，为什

么这二十五年来在宇宙探索方面有这样多的向前飞跃，但我们在通往意味着互敬互爱的相互了解的道路，行动上却如此缓慢？因为当我们在谈到进步与安宁的必要条件时，这一点正是我们不能避而不谈的。进步与安宁要提高道德才能够实现。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的借贷对照表，对我们大家，甚至对最大的最有实力的国家来说，都是而且应该是进行深刻反省的课题。

13. 可以趁这个机会重复一下：能拯救我们、同时拯救这整个机构的，不是更多的动议和决议，而在许多情况下，是要对支配这个机构行动的精神本身进行变革。决定作出来了，但从决定里找不到跟宣布过的和平与正义的理想有任何一致之处。还有些决定成为一纸空文。黎巴嫩怎么能不向大家提出巴勒斯坦的悲剧作为例证呢？这场悲剧继续在我们边境上演出，而在我们国土上，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绝望的受害者。

14. 无情的讽刺是，提出的方案都是违反理智的罪行。一个听到过非常多关于博爱的教导的地区却被征服了，落入最顽固的种族主义分子手里，而那些人们自己曾理直气壮地控诉种族主义行径并要求人类对他们的命运给予同情。

15. 若干年来，一百多万阿拉伯难民一直遭到大量的牺牲，提出的借口是，必须为另一些难民觅得一个家园，而这样借口下的家园却成了一个帝国的中心。

16. 实在奇怪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叶，用凝固汽油弹来帮助解释其先知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部队疯狂地建立和扩展一个国家，而这样做是违背历史进程的。这不仅有害于巴勒斯坦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而且也许有害于世界上各处不论其家园现在何处都对以色列家园抱着不可靠的忠诚的犹太人。

17. 我们无疑地尊重犹太人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因为我们赞成宗教自由并且对人表示尊重。我们认为信奉犹太教的我国公民是黎巴嫩社会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体现为一个压迫性和扩张主义的国家。我们公开指责这种体现是劫掠和控制的勾当：对最接近的邻国的掠夺，对最遥远地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

18. 我们在保卫自己的时候,坚信我们不仅是保卫我们精神的和尘世的世袭财富,同时也在保卫成为各国人民公共遗产的文明的道德准则。我们坚信,我们正处在悲剧的中心,这一悲剧势将以最残酷的对抗形式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国。

19. 巴勒斯坦的悲剧在范围和严重性上早不限于巴勒斯坦人民。对约旦、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阿拉伯领土的侵占已经通过无情的连锁反应,威胁着我们星球的安全和联合国前途。其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任何非正义的行动都结出自我毁灭的种子,这样持续下去,一个无穷尽的骚乱和破坏就会造成并长期存在。也是因为,我们成为其牺牲者、并且站在最前线与之斗争的这种征服勾当,通过其目标、神秘性和暴力,企图使整个人类倒退到那个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时代。

20. 当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诉诸各国人民的良知和警惕性,对那些受到威胁或许还未觉察的人敲起警钟,我们相信这样做是在提供情报和预防方面履行一种基本的义务。我们以为,黎巴嫩这样对事实真相作见证是完全忠于它的使命的。

21. 我们首先依靠我们的自信心对抗以色列扩张给黎巴嫩带来的威胁,同时,我冒昧地说,我们也依靠联合国对我们、即对我们代表的那种坚持人类胜利的精神寄予的信心和希望。

22. 毫无疑问,黎巴嫩是个小国,但是在它小小的领土上有一些文明史上最古老的城市:拜布鲁斯、提尔、西顿、的黎波里、贝鲁特、巴勒贝克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它们在数千年古老历史中永葆其青春。黎巴嫩也是一个上帝保佑的,先知们歌颂的国家,是《雅歌》所赞颂的有杉木和流水的国家——当着你们的面在这里回想起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愉快啊!而到头来最重要的是,黎巴嫩是把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国家,是天然的民主国家,好似自发存在的民主的国家,那儿在自由、谅解和密切合作的气氛中,若干不同信仰的居民社团构成一个同国际社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民族社会。

23. 当人在前进时,整个人类也随着在他的周围前进。同样,我们认为,我国通过在自己的领土上实

现了一个和平的兄弟般的合成体,正在成功地作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实验。我们认为,我国所提供的宽容仁爱的活的典范使得我国对联合国宪章的支持具有特殊价值,一种不仅表示拥护而且提供实例的价值。我们认为,我们这就证明:我国在国内国外都遵循同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必然逐步指引地球上全体居民去发现他们的真正的共同一致和认识他们的根本团结。

24. 黎巴嫩是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的成员,在这两种合作的形式中,一种是区域性的,另一种是国际性的,我国以同样的精神去作出贡献。由此产生的义务对黎巴嫩来说具有同一的性质。我们在阿拉伯联盟中,象联盟的其他成员一样,一直坚定地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我们在联合国中要求把这些原则应用在解决阿拉伯问题上,不管这些问题用什么形式或在哪个地区出现。

25. 由于我国处在三大洲以及本世纪和过去的世纪伟大思想运动的交叉地区,我们“阿拉伯东方”应该不仅被看成一个“位置”,而且是世界和平所必需的一个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上的环节。归根到底,我们通过正义的途径所追求的就是和平。

26. 不管冲击联合国的是什么样的困难,不管它遭遇到什么样的失望,它决不能甘愿消沉,灰心丧气。

27. 我们怎能忘记:宇宙的命运有赖于我们的努力,几百万人、实际上亿万人的生死问题有赖于我们的效能;就是说,首先,有赖于我们真诚的行动去消除冲突,限制军备,把花在毁灭性器械上的大量资源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并且随时随地应用宪章的原则。我们不应该失败,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如果失败,我们又会得到什么下场。

28. 我们希望人类会不断朝向它本身日益美丽的形象前进,即朝向我们所谓的理想——自由、正义和进步的理想前进,我们这种希望并不是基于极端的唯心主义,而是基于最现实的智慧。

29. 我们所希望的,是通过科学技术所引起的变化,在世界上取得精神和物质的进步,这种进步将会使人类的面貌不断产生变化。人类的面貌,不管是

什么肤色，有什么特征，都会绚烂地最动人地反映出上帝自己的光辉。

30.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瓦利穆·朱利叶斯·K.尼雷尔阁下的发言。

31. **尼雷尔总统：**我知道照例要对一个已经成功地存在了二十五年的组织表示祝贺。可是，我作为坦桑尼亚的代表来祝贺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总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联合国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不是由外层空间的生物统治和管理的。联合国就是我们——它的会员国。它不能离开我们而存在；它只能做我们这些会员国一致行动起来准备去做的事。这意味着祝贺联合国就是祝贺我们自己，这样做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因为自我祝贺非常容易引起沾沾自喜和自满，我认为这两种情绪不论哪一种在目前作为联合国的我们本身来说都是不应有的。

32. 我那样说，不是有意贬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不是有意缩小联合国度过了二十五个困难年头而还生存着这样一个事实的重要性。我必须说清楚，我不想过分低估联合国历届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的价值。这一组织的官员所担负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世界和平事业极为重要的；而这种任务对那些一心想要实现联合国宪章崇高理想的男男女女也是十分困难的。

33. 因此，对于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所取得的成就——而这种成就是很多的——同时对于他们为和平正义事业所作出的努力，我要通过你，主席先生，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祝贺。我这番谢词，也包括对在联合国主持下工作的和平部队全体人员说的。他们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已经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并为我们这些联合国的主人提供了更多时间来处理威胁着世界和平的问题。

34. 我们是否利用对我们提供的时间，联合国的职员当然是管不着的。他们提醒我们应该做的事；他们准备好我们要审议的文件。但是，进行审议和作出决定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事。失败——当失败出现的时候——是我们的失败。今天早上我想讲到的，正是秘书长已经不断提醒我们存在着危险而我们事实上未采取行动的地区之一。

35. 但是，在我讲这个以前，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谈一谈，即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问题。

36. 对一个处于革命动乱中的国家，在一定的时刻，要判明其真正的政府，有时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联合国在局势未澄清以往往往对目前负责的政府在未便下判断时暂予承认，我认为这是明智的。但有时我们面对已经起了变化的事实——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种变化——而不肯正视，这就只能使我们显得荒谬了。关于中国，这个阶段已经达到，并且超过了。

37. 大陆中国约三百七十五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现有的约七亿人民，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一直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效管理下，即是说已经二十一年了。然而，在我们的各种理事会里，代表他们的却是实际上只统治着福摩萨——一个面积约一万三千九百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五百万左右的海岛——的一个所谓中国政府。甚至这个统治所以还能继续下去，仅仅是由于一个外来大国的干预。

38. 大会准备让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再持续多久呢？因为总不能无限期地这样下去。我建议：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儿取得席位将是庆祝这个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的适当的方式。只有通过这一行动，我们才能结束没有世界上这一人口最多的国家参加而侈谈决定和平或战争问题的那种局面。

39. 说明这点后，我回过头来谈我今天上午要谈的主题，即南部非洲的和平或战争问题。

40. 对本届大会来说，没有别的问题比这个问题更有切身关系、更重要的了。因为，联合国的目的就是维护和平。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维护和平意味着维护邪恶。相反，联合国宪章里讲得很清楚：和平只能够——只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才维持得住，即“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41. 因此，联合国的任务决不限于防止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的暴力行为。它还得增进正义与人类平等。它还得和非正义与不平等作斗争。

42. 联合国尤其要采取行动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因为这些势力代表这样一种残暴和压

迫，使人们完全陷于绝望，他们不得不用暴力来表明他们是人。一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其宗教信仰，他也可以接受另一种政治信仰——或者在这两种情形下，表面上做出改变信仰的样子——如果这能使他摆脱难以忍受的情况的话。但谁也不能改变自己的肤色或种族。如果一个人因此而受苦，那他除非不做人，否则必然要起来斗争。不管怎样，人类就是这样来到世上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绝不甘心降低自己的尊严。他们宁可粉碎和平，也不愿在和平中受苦。

43. 这就是南部非洲目前的情况。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又强加于纳米比亚——以及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的殖民压迫，已把人们逼得只好铤而走险。

44. 谁都不能说，这些地方的人民没有尝试过用和平手段去取得变革——甚至是走向正义的某些进展。他们尝试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部落福利组织。他们尝试过向他们的统治者和国际组织请愿；尝试过和平公众集会；尝试过在全世界报刊上公布他们的冤屈。的确，他们也许尝试得太久了，以致使压迫势力得以充分地强化自己，然后，他们才明白情况的真相。因为他们的一切努力得到的是更多的压迫和强加于他们的更多的苦难。可是，情况现在是很清楚的。在南部非洲各国内部取得通向正义的和平变革的努力是失败了，惨痛地失败了。

45. 因此，对南部非洲人民来说，何去何从，已很清楚。他们要末是甘受屈辱，承认自己是外来大国统治者的三等国民，要末是为自己的人格尊严而战斗。他们正在选择。他们是为自己这样作的。他们正在不惜付出许多人的死亡和痛苦的代价来选择将来的生活。

46. 有哪一个自由国家或自由人民敢对南非的、罗得西亚的、纳米比亚的以及葡萄牙殖民地的人民群众说，他们错了？谁能够对他们说，他们应该默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每天所受的屈辱呢？当然，联合国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就等于否认了人类平等的基本前提，从而也就否认了大家在这里集会的依据。

47. 凡是真正信仰人类平等的人，都无权要求

南部非洲人民不和种族主义作战。但是，假使我们在维护人道主义上使用我们的力量的话，我们就能使他们的战争成为非必要的。因为，联合国——联合行动的各民族国家——有权对南部非洲各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改变。问题在于我们的决心，在于通过消除非正义来维护和平对我们是否十分重要。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施加除战争外的一切压力。如果不是，战争就会扩大。

48. 直到目前，对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我们仅停留在口头的谴责上，而没有行动作支持。我们没有给南部非洲人民带来任何变革的希望。所以他们开始拿起武器自卫了，以保卫他们的人格尊严，保卫不作牛马的生活权利。迄今为止，这场斗争还只是对全世界的一个警告，对压迫者的气焰还未构成真正的威胁，虽然肯定地已使得他们胆战心惊。

49. 不过，战争的发生倒是产生了一个结果，战争使得世界其他各处——包括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种局势。我们再也无法推诿，说南部非洲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现在必须打定主意：是支持这一争取自由的斗争，还是支持南非和葡萄牙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府，还是重复三十年代后期帮助了欧洲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不干涉”政策。

50. 非洲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支持自由战士。他们的斗争只不过是已导致本届大会会有四十一个非洲国家出席的那一自由斗争的继续。这些人正为之战斗的民族自由和人类平等，不只是在非洲其他地区所要求过并已争取到手的同样权利，而且也是非洲自由国家存在的唯一基础。因为，谁也不会宣称：坦桑尼亚，举例来说，有权独立，由于它有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或由于它的人民的教育水平高。坦桑尼亚独立，是由于联合国及管理当局承认了坦桑尼亚人民要求民族自由的权利；是由于这个要求坚决而明确地提出来时，它们答应了这一要求。

51. 如果坦桑尼亚享有这样的自决权，南部非洲也就享有它。如果那些人民不能享有这个权利，那末，我们也不能。这是南非当局和坦桑尼亚都承认的。这是非洲自由国家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之间的冲突的根本原因。因为，种族隔离是现代形式的奴隶

制——非洲正如美利坚合众国一样，不能在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下生存。由于种族隔离，我们建立不分种族的社会努力变得越发困难了。相反，我们获得自由的实例和我们为维护人类尊严所作的努力，却一直刺痛南非和葡萄牙奴隶主们。

52. 因此，关于在南非与坦桑尼亚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论是非常荒唐的。我们的冲突并不是涉及两国边界或属于这类性质的事情的冲突，而是种族隔离与人道主义的冲突，是涉及我们的自由权利的冲突。因为种族主义本身就是对人类精神的侵犯，正如殖民主义就是以往对一个民族和一国领土的侵犯所造成的结果一样。我们坦桑尼亚人和非洲其他民族，曾经是而且仍然是这种侵略的受害者。要我们去跟侵略本身签订不侵犯条约，那是不可能的。自认是非洲的朋友的国家都不应当试图劝说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去跟扼杀我们人道主义的刽子手签订这样的条约。因为非洲慕尼黑准会 and 一九三八年欧洲慕尼黑一样，不会带来什么和平。它将是背叛；既是背叛，它就会削弱各处正义的斗争。但是，归根到底，它阻挡不了人民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斗。

53. 尽管非洲别无抉择，只有站在南部非洲自由斗争的一边，然而，它目前还无力左右结局。我们都是些穷国。我们没有什么实际的经济力量可以使用。而且，我们甚至连可供自由战士使用的武器都不制造。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让南部非洲人民通过我们的领土接受援助，使用我们的国土作为他们的办公室、医院等，直至他们有效地夺回自己的家园为止。我们所做的就这么一点点。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就自己能力范围内所实施的一切非暴力的压力都不曾生效。

54. 其他非洲以外的国家又怎样呢？它们都声称反对种族隔离，反对殖民主义。然而，糟透的事实是，出席这次大会的许多国家，绝不是致力于维护正义，而是对南非以及葡萄牙殖民战争努力提供不断的和扩大的实际支援。

55. 谁会想象得到，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能够在加起来相当于自己二十倍的三个国土上进行殖民战争呢？然而，它的北约组织成

员身分却使它可以几乎不顾自己国防需要，把军队用来对付非洲。它作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的身分，加强了葡萄牙的经济力量，从而帮助它应付否则就吃不消的负担。象外国对卡布拉巴萨工程的有计划的投资这类的因素，使葡萄牙得以增加对我们的大陆的剥削。

56. 这一套做法对南非也是一模一样。尽管种族隔离遭到公开表示的反对，可是南非的外汇赤字却从国外新的投资得到弥补；一些强国为扩大它们和南非的贸易所投入的时间、力量和金钱超过它们为同赞比西河以北的整个非洲进行贸易所投入的时间、力量和金钱。

57. 还不仅如此。法国——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一些别的欧洲国家——完全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的规定，继续向南非提供武器。的确，值得注意的是，友谊与和平的义务，对法国来说，只是单方面去承担。许多讲法语的国家对法国受批评很敏感；他们珍视自己与这一欧洲国家的友谊，不愿使它难堪。但是法国似乎倒不那么关心避免使它的非洲朋友难堪，或是考虑非洲朋友对足以影响非洲自由和团结的问题的态度，而对非洲的自由和团结，他们是负有义务的。而另一个欧洲大国也正在考虑恢复向南非出售武器，并拿法国的做法作为自己的理由之一。

58. 国家领导人是不会高兴自己的诚意受到怀疑的。因此，我只能说，非洲和自由运动判断谁是自己的朋友、谁又是自己敌人的盟友，所根据的不是言论而是行动。

59. 可是，我们有时候听到这么一种辩解。有人说，武装这个种族主义国家是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的一个方面，并不意味着对种族隔离的任何支持。难道辞的意义真正会改变吗？自由跟南非目前的政权彼此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把一件武器交给杀人犯，你能不当杀人犯的帮凶吗？

60.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对世界的前途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东方集团国家向自由战士提供武器，而西方集团国家又向南非和葡萄牙出售武器，可能的结果会怎样呢？非洲将变成冷战的热前线。南部非洲的自由斗争将被与之不相干的强权冲突所搅混。

因此，西方国家将会发现，由于他们唯一担心的事情是他们认为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他们已在南非与其余非洲国家的冲突中袒护南非。其余非洲国家也将发现，自己正在跟与自己有着长期联系的一些国家作战，并和自己原来只打算与之保持通常友好关系的另一些国家结盟和站在一起了。

61. 尽管非洲看到了这种对世界和平的危险，然而我们不能后退。我们不能要求南部非洲人民甘心忍受屈辱和苦难。我们不能不支持他们。因为蓄意否认非白种人的人性的企图，正是种族隔离的用意所在，这是对每个非洲人的一种侮辱。因为人性其实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并且因为自由是不可分的，所以那也是对每一个自由人的侮辱，不论其肤色如何。

62. 战争已在南部非洲发生了。不过，即使是现在，只要我们为正义而行动起来，我们还是可以恢复和平的。因为倘若全世界果真认识到战争祸害的真相，并把有关的国家孤立起来，那么，情况就必然改变。改变可能不快，但一定有改变。既然一定，就会给南部非洲人民带来新希望。南非和葡萄牙政权需要这个世界；它们不能脱离它而生存下去。它们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们力求建立任何种类的接触，以此证明它们都是“体面人”。

63. 我们坦桑尼亚人看到，国家要突然更改自己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会感觉到有困难。我们知道，承袭下来的投资与贸易的型态是不能一下子甩开的。我们既不是傻瓜，也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但是你既承认有承袭这样的事实，又努力去改变那个型态，这是一回事；加强与一个象南非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友好贸易关系的型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直至现在为止，尽管我们费了那么多口舌，这种情况正在出现。我们坦桑尼亚人要求全世界，尤其欧美一些强国转变过来，采取行动使南非日益陷于孤立。我们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有可能希望在免于战争的恐怖情况下改变局势。

64. 南部非洲的问题已经讨论多次了，以致联合国某些会员国流露厌烦的情绪，质问为什么这桩事又提出来。但南部非洲人民对于受到的压迫不是厌烦，而是身受其苦。他们不厌其烦地一再申诉他们还在受压迫，因为他们的一再申诉即是求援的呼声。

65. 南部非洲的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不容妥协的，因为在有关人权的问题上妥协，就是对这些权利的否认。我们谁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我决不声称坦桑尼亚没有一点过错，或侵犯人权的事在我国从未发生过。但努力，失败，再努力，这是一回事；把整个社会结构建立在否认人权的基础上却是完全另一回事。对这种社会妥协，我们就要担风险。因为，归根到底，人道是不可否认的。

66. 联合国的首要职能是建立和维护和平。我们知道，不能有缺乏正义的和平。争取正义的运动越强大，和平的机会就越多。我要求，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现在都应为了正义而行动起来，致力于南部非洲的和平。

67. **主席：**请西班牙外交部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先生阁下发言。

68. **洛佩斯·布拉沃先生：**这是我作为西班牙外交部长第一次向大会致词。我想表示我尊重原则和忠于联合国所依据的宗旨的信念。

69.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最热烈地向你致敬。我们祝贺你当选，也祝贺我们自己有幸，能在一位在国际法和当代外交方面享有卓越声誉的人物领导下进行工作。

副主席博亚迪先生(乍得)代行主席职务。

70. 联合国是为实现人类自古以来结束暴力和战争的理想而创立的。宪章在说明其根本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时，就表达了这种崇高愿望。

71. 联合国已实现它的宗旨了吗？它已使后世——如同宪章序言中所说的意图——免遭战祸并已创造条件使正义及尊重国际义务得以维持吗？假如我断言我们必须痛心地给予否定的回答的话，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应被称为一个怀疑论者。

72. 为什么是这样呢？在一九四五年，不知所措的人类从毁灭的漫漫昏暗中挣脱出来了。当创始会员国在旧金山开会起草宪章时，毁灭的苦恼对他们成为过去了。希望在他们面前。世界需要这种希望，而且靠这种希望存在下去，不过是在宪章所反映的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这场可怕的冲突中的胜利者为后人

提出的，是对国际联盟直接遗留下的力量的集合以及程序和组织的追忆，国际联盟早就失败了，而那些程序和那种组织当时已是过时的了。

73. 好象这还不够，从一九四五年起，很多国家转向对抗性的引人注意的两极。在冷战年代里，对新的武装冲突的恐怖情绪占了上风，这次冲突将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74. 旧金山会议二十五年后，政治地理的地图已经改变了。从希望出发的努力会使我们忘记把世界分成胜利者和失败者。开放和对话的需要促使人们寻求打破密封的幕这种体制。

75. 在这个组织的五十一个创始会员国之外，又增加了七十六个新国家。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是近年来进入国际生活的。它们既是在新环境中兴起并面临着新的挑战，就不能理解——或者几乎没有理解——不属于它们的问题，以及它们从未感受过的憎恨与热情。这种情况是后代人所常遇到的。

76. 今天要求政治家们注意的各种社会现象中，青年这一社会现象必须摆在首位。年轻人不再是我们世界的未来，而是当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除非我们接受青年完全参与当代的对话和社会决定的愿望和合法要求，否则，要了解今天的青年将是不可能的。我们用来指导自己行动的许多政治公式，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而我们却要求他们在这些公式下生活。许多政治公式的确是过时的和不能接受的。只有参与创造新的必要的形式，青年人才能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才能不受诱惑，不会把对任何既定秩序的任何故意攻击都看成是合理的。

77. 我们这个组织的成分已经改了，这就要求宪章也要作相应的改变，以便使它适应目前的时代。最起码的现实感使我们认识到各大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特殊职责。但是，如果安理会不让各中小国家更多地参与对解决主要问题的准备工作，从而更加忠实地反映当今的国际结构，尤其是如果各大国顽固地将世界和平的一切主要问题从这一讲坛撇开，公众舆论和历史将谴责我们，如同它们已开始谴责我们那样，说联合国由于无能，就用处理次要问题的办法来回避，象任何逃避现实的作品的做法一样。

78. 使宪章适合于目前世界的需要，以便有一个和这个组织的宗旨相称的指导机构，这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求得政治解决方案。我将从我们的立场冒昧地申述西班牙对这一任务所作的贡献。

79. 西班牙向来是地理、文化和历史的一个交叉点，它可以作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互相冲突的局面的集合点。从地理说，我们的国家就象是欧洲、非洲和美洲间的边界路标。我想重申西班牙在欧洲的使命。传统和命运把我们同欧洲连在一起。在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上最近的一种联系——我们希望不可能取消的一种联系，是我国政府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所签署的协定，该协定已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生效。西班牙打算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是第一步。

80. 作为一个欧洲的和倾向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满意地欢迎能巩固欧洲大陆和平、减少导致紧张的原因和消除人为的分裂的任何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各国人民之间建设性的对话必须建立和扩大。欧洲每一种丰富多采的文化过去代表、现在仍然代表着的无穷财富对于我们是必需的，从我们各国间更牢固的关系中产生的好处对于我们也是必需的。因此，按道理说，我们对欧洲安全感到关切，是不奇怪的。关于这一点，西班牙政府已经表示，赞成参加以欧洲安全为目标的会议。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都应该在平等和充分权利的基础上参加这个会议。

81. 我上面强调过，西班牙处于地中海的最西端的各种大道的交叉口，这使我们成为欧非两洲，以及从大西洋通向东方的通道的枢纽。那儿有直布罗陀海峡。我的国家非常关心这条海峡中或通过这条海峡或在这个海峡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的关心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我可以说，是自然界的。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事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存和福利。所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起码必须尊重西班牙的和平、秩序和安全。地中海必须是和平和安全的海，是财富的源泉，是能促进这个地区全体人民的发展的交通手段。

82. 我们优先注意发生在地中海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地中海沿岸人民的命运。除了这种关心以外，还

加上我们与阿拉伯人民兄弟般的感情,以及我们认为他们的愿望是正当的这一信念。联合国在努力为中东冲突取得和平而公正的解决上将得到西班牙最坚决的支持。完全履行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决议是必不可少的。除撤退强占领土的部队外,西班牙政府认为最紧迫的是恢复雅林大使使团的活动。我们希望,他将得到有关政府的真诚的和及时的合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需要给予应有的考虑。

83. 地理上的纽带——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面向美洲的前卫——尤其是历史和文化的纽带,使我们感到与拉丁美洲人民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干扰美洲大陆上我们的兄弟人民的任何动荡、不安定和骚乱,都是为实现具有广阔可能性的未来必然会有危机。西班牙强烈地感到,它是那种未来的参与者,正如它认为它自己与导致美洲大陆独立的过去是分不开的一样。我们曾有见识地承认,美洲的独立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个性结出的果实。那种后来如此热心保卫的政治独立,是我们所强烈希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证,我们时刻准备以兄弟般的真诚和无私对这项发展作出贡献,即使是超出我们有限的力量的贡献。

84. 经过一段短暂的痛苦的时期——这个时期很快被人们忘记了——拉丁美洲获得了独立,这时西班牙特殊的命运再次表现得很清楚。这时,别的民族从事开拓辽阔的殖民帝国,而西班牙却失去它的海外领地,这确实是独特的。我们现在知道,西班牙执行它的非殖民化早于任何其他国家,这是当代历史上最光辉而又最慷慨的非殖民化行动。具有异常丰富成果的这个非殖民化,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已导致许多新兴国家获得充分主权的目前过程。当我们的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以及称为非殖民化大宪章的第1514(XV)号决议通过十周年之际,我代表西班牙向在这里的新兴国家的代表致敬,表达我们无条件的友谊。

85. 在十九世纪初期,西班牙就开始实行非殖民化政策;后来几十年中,仍不间断地真诚地遵循这个路线。大家还会记得当保护国地位结束时,在把全部主权交还给摩洛哥时我们所表现的谅解和支援。大家还会记得我们最近的非殖民化政策,为了对亲爱的摩洛哥人民表示善意,我们把塔尔法亚和伊夫尼交还

给摩洛哥王国,尽管西班牙在该地的权利是有合法的法律证件作为依据的。还必须提到,根据几内亚人民在公民投票中所表达的愿望,赤道几内亚得到了独立,几内亚人成了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联合国观察员认为,这是信守诺言的一个范例。

86. 西班牙外交部长登上这个讲坛,尤其是在这个庄严的庆典时刻,不可能不申述一下我国在直布罗陀问题上的立场。西班牙赞同联合国中明确表述的一个原则,认为这是把任何西班牙人决不能放弃的这块领土并入它的祖国的和平而适当的途径。为此目的,我国政府准备随时同英国谈判。我希望英国人民及其代表的现实精神将使他们认清当前时代的要求,能沉着、冷静地处理这个问题;我还希望我们将达成很好地保护直布罗陀居民利益的体面而圆满的协议。

87. 在这个裁军十年开始的时候,我的代表愿同声呼吁,请一切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最强大武库的国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裁军。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的局部的和附带的措施显然是不够的。现在早已是结束和扭转军备竞赛的时候了。

88. 除了确保和平的任务,联合国还承担非常严肃的义务,即务必使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对那些不容拖延的迫切问题取得积极的确实有效的解决。从社会的角度对第一个发展十年的结果进行客观的检查表明,那结果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诚然,在那些年头里,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按人口的收入都有显著的上升;同时,这些国家在外层空间和原子能方面的技术发展也是给人深刻印象的。

89. 可是,最富国和最穷国的差距不曾缩小;正如我们自己的组织所记录的,这个差距是扩大了。

90. 我们必须通盘处理发展的教育、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各个方面的问题。西班牙表示完全支持第二个十年所提出的目标,并以极大兴趣看第二个发展十年筹备委员会迄今所做的工作,希望那些迄今仍未达成协议的战略事宜不久将获得解决。

91. 西班牙十分高兴地注意到,一系列高度工业化国家已经承诺或快要承诺,贡献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资助穷国的发展。它们这种承诺是十分

鼓舞人心的，因为我们必须牢记，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决定，发展是不可能达到的。

92. 目前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并迫切需要资金以便继续向前发展的我国，也已经作出巨大努力向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提供财政援助。然而，对西班牙来说，有伸缩性的国际贸易倒是根本的，它同直接的财政援助同等重要。

93. 同时，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也能在资源较不丰裕的情况下，取得满意的结果，乃至惊人的结果。各国人民的发展和福利水平取决于科学技术进展的水平。科学技术按其性质本身说，是世界性的，不分国界的。除非各国对掌握科学技术的进程作出均等的贡献，我们是不能设想和谐的国际关系的。

94.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同样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技术问题日益深刻的认识未能缩短工业化国家同那些技术上还未开始发展的国家之间的距离。这不纯粹是一个科学技术上投资多寡的问题。纵令一个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由于政府具有决心，决定拨出一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科学技术，它也做不成，因为它缺乏足够的教育基础和为此所必需的训练。在基础结构差而又肯定缺乏现代化所必须的资源的一些国家，许多高代价训练出来的年青大学毕业生，向往于较富国家所提供的更高的报酬和更多的便利。同时，这些国家落后的技术条件也决定了它们的进展能力。

95. 要取得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所必需的现代技术，对于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消极的与日益不良的影响。尽管关于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的调查研究处于十分先进的阶段，关于构成技术转让的许多因素的研究，却不是如此。因此西班牙赞成联合国贸发会议设立一个关于本问题的专门机构。就算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技术转让费用的确定仍然是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必须迅速研究使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必须支付费用所造成的国际收支赤字能得到弥补的方案。

96.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改变和改革的时代。我们目光所到之处，到处看到的是思想、生活方式和技术的变化。每天都出现新问题。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只有靠想象力和勇气才能解决。那些今天为防止城

市污染和环境恶化而斗争的国家，以及那些目前由于未实现工业化而不须对上述问题操心的国家，都有义务创造适于人类的生活条件，充分利用人类的资源，保证大家共享文化，并保证各国人民都能取得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人类精神和物质发展所依赖的。

97. 全世界懂得痛苦和贫困、武装冲突和不发达。但是，全世界也懂得，其最美好的希望是在人类身上。我在结束讲话时，不得不重申我对所有人的信念，相信人类将战胜种种困难，而这点是解决各种世界问题的关键。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省察一下自己的良知，重新焕发我们为人类最崇高理想服务的决心。

98. **主席：**现在请加蓬共和国总统，阿尔贝·贝尔纳·邦戈先生阁下向大会致词。

99. **邦戈总统：**一九七〇年标志着联合国宪章签署二十五周年，那个签署诞生了我们这个组织。

100. 在人类所遭遇的一场极其残酷和破坏性极大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后，五十一个国家在旧金山开会创建一个负有在全世界保卫和平及改善生活条件的任务的国际组织。

101. 通过当时产生的宪章，这些国家不仅表达了他们争取和平与幸福的决心，还反映了许多其他国家人民在一个正义、进步和友爱的世界上追求更安定生活的深切愿望。

102. 这些人民虽然也饱受战争之苦，但未能出席旧金山会议，因为当时他们被剥夺了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人类经过这次几乎灭绝了自己的愚蠢破坏行为后，共同通过了一份行为准则，其主要意图是通过除使用武力外的其他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份行为准则，即联合国宪章，庄严地要求参加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重申基本人权……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为全体人民“促成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103. 联合国宪章已通过二十五年了。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什么成就和进展呢？全面的战争的确是避免了。过去受外国统治的许多国家人民，往往在曾统治过他们的那些国家的同意和协助下，已成为联合

国大家庭的成员。人权更有保证，对改善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的的生活条件作出了努力。

104. 但我们必须谦虚地承认，所有这些崇高的理想远未完全实现。事实上，战争还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猛烈进行。所谓殖民主义——我倒想称它为非正义行径——并未完全被消除。人权，特别是黑人的人权，仍然受到践踏。富国和贫国、尤其是和第三世界贫国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105. 这样，联合国在生存二十五年后，向我们提出一份具有一切人类努力特征的借贷对照表。就是说，它既是否定的，又有时是肯定的，我只消说，它是一份肯定而兼否定的借贷对照表。

106. 从理想的愿望和慷慨的意图出发，已经取得可观的进展，但从取得的效果看，曾经有过多少耽延，多少时机贻误，多少辛酸的幻想毁灭呀！但这不应成为使人一定要悲观的充分理由。我们仍然确信，联合国宪章虽有缺点，目前仍然是实现我们在旧金山为自己所提出的各项目标的唯一理想工具。不过，我想我们必须修正我们这个组织的结构，使对话范围更为广泛并具有谅解和容忍精神，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善意去克服自私自利，并屏弃别有用心的动机，从而最后取得和平。

107. 人类在其长期历史中所看到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福利，无疑地会冲昏人们的头脑。这些成就和物质福利曾经并且仍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许多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创造性活动产生了加倍的作用。人类对海洋深处、南北极区、外层空间，进行了探索，并正在开始征服外层空间和已经登上月球。我们对宇宙的控制是从对我们自己星球的控制开始的，我们开发这个星球，以便从它获得一切可利用来造福人类的東西，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这种对宇宙的控制，正以这样的步伐发展扩大，未来的文明世界将充满令人惊奇和满意的事物，远远地超出我们最离奇梦想。

108. 但是，对人类未来的那个预测不能包括一切。当今世界的结构有很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还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势力精心培育的，因此文明向我们提供的各种福利享受，对许多人来说，还只是空话。这种势力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天性中，也存在于我

们的自然环境中。今天我们仍然在种族主义的影响下生活，从许多非正义的歧视现象中到处可看出种族主义。我们仍受到某种旧时代以及各式各样的霸权和利己主义的影响，这一切使得人与人之间、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持续下去。

109. 在这方面，联合国竟呈现出两副面孔，确实使人感到骇异：一方面它关心世界上某些地区，尽极大努力去恢复和平；另一方面它对另一些人，黑非洲人的命运，就故意漠不关心。不幸，我就是黑非洲的一员。

110. 这种未能采取行动的十分突出的例子，可见之于近年来在西部非洲爆发的一场流血冲突，这场冲突中死亡人数超过二百万。这清楚地说明：这比中东战争甚至印度支那战争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111. 联合国除了象彼拉多那样地行事以外，还干了些什么？那些在世界舞台上和在联合国担任主要角色的大国，总是更谨慎、更躲躲闪闪，尤其是喜欢法律遁词，它们对这个悲剧负有极为严重的责任。难道它们不是最关心保卫它们自己的利益、保持乃至扩大它们的势力，而不努力执行它们所签署的宪章吗？加蓬拒绝在这方面强加给它的一切压力。我们仍然要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在这个讲坛或别的讲坛上，那些往往被用作烟幕来掩护某种欲望的无效谴责，我们对之是不感兴趣的。

112. 我们必须谦虚地承认，我们今天仍然在仇恨情绪的影响之下。这种仇恨情绪使暴力横行无阻，挑起冲突以至毁灭一切的战争。愚昧是贫困的根源之一，我们尚未能完全克服愚昧。我们还遭受着导致死亡的肉体 and 精神的痛苦。自然界本身还没有完全听从我们意志的支配。自然界还具有我们尚未能防御的巨大力量，地球就不平等这一点给予我们一个明显的例子，表现在各地区能提供人们过更美好生活的潜力是有所不同的。这点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又一个原因。

113. 我们所引以自豪并发明出来使我们更为幸福的科学技术成就，归根到底，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如果对其使用得不当，或服务于邪恶势力的话。而这种邪恶势力，不幸属于人们固有的本能。

114. 所以，进步和协调是对人类前途的一种令人神往的幻想。但这种幻想短期内不会发展为和平的

可靠的现实，因为它仍有赖于人类战胜引起世界上那种不平衡的邪恶势力。

115. 因此，人类竟已认识到这种情况，并且已组织起来去努力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不平衡，这是一个吉兆。因为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上的各项目标，如果分析起来，只是成就的最低纲领，这个纲领能消除上述不平衡的一部分——我说“一部分”是由于不平衡太多，现行的宪章不可能将其全部消除。

116. 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我国感谢联合国对我国利用我们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以促进加蓬经济发展的不断努力所给予的协助。根据我国所处的情况，我想讲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因为经济必然地可以使加蓬人民的社会取得进步、使加蓬上升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因此，我要感谢下面几个专门机构，即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它们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给予了宝贵的援助。

117. 但我渴望满足我国人民过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而发达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这鼓动我要求更多的东西。为了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需要用于发展的资金。我们需要建立加工工业。只有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可以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给我们上述的一切。我想，加蓬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有权期待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包括我说的世界银行在内，取得更多的援助。

118. 最后，我想向这个国际社会提出一项紧急的呼吁，让一切国家，不论大小，以比过去更大的信念、决心和真诚，共同努力，使这个组织得以永存并追求给它规定的各项目标。

119. **主席：**我现在请利比里亚总统特别代表、众议院议长理查德·A. 亨利斯阁下发言。

120. **亨利斯先生：**我们以威廉·V.S. 杜伯曼总统的名义，在这个伟大的世界组织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向出席这次庄严会议的各国政府代表问候、祝贺和致敬。这次的庆典对杜伯曼总统具有特别意义。首先，因为在他担任最高职位之后，他派往国外会议的第一个代表团就是派往当时一

九四五年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其次，因为他是联合国成立时就任职直到现在仍然执政的唯一的共和国政府国家元首。经过这些年头，他以极大的兴趣注视这个机构的事情，它的成就使他非常高兴，它的挫折向他提出了挑战，并使他决心务必就他力所能及使这个组织完成创始国对它所设想的作用。

121. 我们利比里亚人在杜伯曼总统的开明和强有力的领导下，坚定相信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条款。这个组织的和平使命，在执行我们总统的对外政策中常常是起指导作用的影响。他沉着而谦虚地、但勤奋地致力于和平及各国人民的友爱。这种对和平的追求导致了一九六一年五月召开蒙罗维亚会议。^①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于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继续召开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他建议成立非洲国家联盟，提交了一份宪章草案，其中提出组织这样一个联盟的方针。这一文件的条款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现行宪章的主要部分。因此今天他以他本人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最初创建者之一感到可以原谅的自豪。

122. 在国内，他对和平的追求已经达到可以消除那些部落内部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以及其他部落的骚动，这些骚动在他执政前阻碍了我国的稳定发展。这是对他的统一和一体化政策的颂扬，而该政策是今天在我国到处可见的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同时我们相信，如果本组织的其他国家首脑及成员认真考虑该政策的话，它将是导向世界和平的一个步骤。

123. 他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对各民族平等的信念，已经使利比里亚成为不同国民参加对全国及自己都有利的国家发展任务的一个熔炉。在这方面，他的门户开放政策，已对我国民族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124. 杜伯曼总统所阐明的这些政策证明了他对联合国的信念，因为他一生致力于实现那些成为创建联合国这个组织的主要原由的目标，那就是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幸福，以及全力贯彻各国人民平等的概念。

125. 总统本想亲自参加这次庆典，但由于他控制不了的情况，未能成行。对此他感到非常遗憾。然而，我们向大会保证，他的心和我们一起，并且他

^①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至十二日在蒙罗维亚召开的非洲和马尔加什国家首脑会议。

祝愿联合国在今天和以后的年代里在对人类的崇高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126. 由于宇宙伟大创造者的赐福，由于他的指导和保佑，今天我们为举行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而感到庆幸，我们特别为当这个组织在旧金山成立时的那些宪章签订国感到庆幸。尽管现在的情况是会员国之间发生思想和观念的冲突，对国际法、国际礼节和程序的漠视，本国以及国际的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尽管这个世界的公约，条约和协定被看成是可以轻易地撇开和单方面废止的一纸空文；尽管这个世界上道德和正派作风似乎不再存在，这个伟大组织已存在二十五周年的事实使我们感到宽慰，并说出：“一向蒙上帝保佑，使我们免于另一场全球战争。”

127. 二十五年前我们聚集在旧金山时，唯一的主题是“让世界有持久和平”。凡尔赛条约所以失败以及国际联盟为什么未能实现其创建者的希望，曾被讨论过。然而，应当承认：国际联盟虽有缺点，却为创立联合国奠定了基础。在旧金山的代表们努力这样地草拟宪章，务使对和平理想承担义务的会员国（这些国家相信它们将在友好、真诚、信任的气氛中通力合作，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四大基本自由）力求宣告战争为非法，使世界成为一个安全生活的地方。但是，我们担心，十分担心，我们某些国家，某些联合国会员国，既不尊重别国的权利，也不尊重其领土内居民的权利。

128. 在向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联合国第十六届大会的致词中，杜伯曼总统意识到某些会员国似乎远远背离宪章上规定的原则时，评述说：

“可惜，我们不曾让这些良好意图沿着它们的正当的方向继续下去。由于各国以及政治家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已把这个机构分割成既得利益的集团，而不是保持该机构作为一个联合国。依我看，我们注意的焦点应该是联系到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态度检查宪章的基本原则，以便更严格地忠于所有会员国通过赞同宪章而承担的那些伟大义务。”〔第一〇四一次会议，第11段。〕

我们以为，经过二十五年尝试和错误后，我们应该重温那些基本原则，能同情地理解目前情况，并努力就这种情况对症下药。

129. 这个组织是为民主的目的而产生的，它既是这样一个组织，就对民主原则承担义务。没有疑问，它已经表明了承担这种义务。然而，宪章上关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条文，已为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事件所证明与民主原则不相协调。还未想出一种办法，使这个组织可以取消一个常任理事国所投的否决票，而行使否决权的任何一次行动都是决定性的，不容置疑的，这就使得那种不相协调更为严重了。使用否决权常常是受各国相互矛盾的利益所支配，主要出于自私的目的。蔓延了多年的这种弊病在于：这个否决权手段已在许多事例中过度地削弱了这个组织，并且当考虑一些重大问题时，使人对这个组织考虑一些重大问题时动机和有效性产生怀疑。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容许存在于安全理事会之中，因为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制定政策的权力机构。现在应该是对给予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意图，进行重新审查的时候了。

130. 我们主张，面对世界紧迫的情况，迫切需要废除否决权。否则，我们担心对这个组织的幻想破灭将会增长，结果，我们这个时代和平的追求便会成为一个捉摸不住的目标。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即否决权给予某一国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的权利——这在我们看来是极不民主的——我们建议，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服从大多数国家的意志。那才是实行民主。

131. 然而，我们承认，要不是有联合国——在联合国里，各国能通过它们的代表对它们所关切的问题发脾气——，早就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我们也承认，联合国的各种机构已经对各个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许多方面提供了救济品。这里我们指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这类组织所做的工作。然而，这还是不够的。

132.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能在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世界中生活。每个国家，无论大小，发达或不发达，都应在达到这个目标中起重要作用。这样的目标单单靠大国是不能达到的，它们在进行军备竞赛。它们不是去达到这个目标，而是通过拥有危险的武器，反而使寻求世界和平牵涉到的复杂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强权即公理”政策过去行不通，现在行不通，将来永远也行不通；因为公理永远是公理，错误永远是错误。

133. 在一九四五年，曾要我们牢记这一点：如果有某一成员国悍然违反它所曾答应支持和保卫的宪章，我们就会对它采取适当措施，使它认识到，它的行动受到其他会员国的反对。这个伟大的组织存在了二十五年，似乎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反对一个会员国，甚至国际法院也处于同样无能为力的地位。只要这种情况存在下去，世界上就不会有和平，国家间就会有战事，在这个大厅集会和围绕这个桌子就坐的就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和兄弟——这是二十五年前这个组织诞生时决没有料想到的。创建会员国曾希望：联合国一切讨论要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当不同意见产生时，应立即和谐地采取措施进行调停和解决，使作为这个组织的首要目标的和平得以在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始终存在下去。

134. 在我们继续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认为，现在指出这一点是很及时的，即我们从未料想到，这个组织的一个会员国会用武力把它关于政体的概念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同时，在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中，所有的国家都公认这个事实：人总是具有人的特点的，所有的人都共同具有应该受到尊重的、固有的和不能剥夺的权利，不论其种族、肤色、信仰和性别如何。如果同意这点的某一国家试图泰然自若地不遵守它，就对该国实施制裁。然而，某些国家当制裁实施之后，不但狡猾地破坏这种制裁，还企图证明它们这样做是正当的。这个情况，这个组织看到了，也知道了，但不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种行为。这样我们的时代哪能有和平呢？我所叙述的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五年宪章通过时是不曾想到的。

135.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组织按它的宪章和按世界人权宣言，对各国人民不论其种族或出身如何都应享有社会平等和公平待遇，是承担了义务的。但是，当某些会员国践踏它们境内人民的基本权利时，我们却没有采取行动。虽然在这个大会厅和各种委员会的大厅里每年都回响着对南非联邦种族主义政策表示遗憾的发言，但是，会员国却同南非进行贸易和商业来往，支持和帮助了那种政策，尽管有这个组织通过的与此相反的决议。

136. 提起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我记得很清楚，当人权这一个严肃的问题在进行讨论时，我作为宪章序言部分委员会的一员同已故的南非联邦史末资将军坐在一起。这位将军率领他的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在对被认为是国际联盟的失败作了辩护之后，斩钉截铁地说，人人都共同具有应受到尊重的某些权利，不论其种族、肤色、信仰和性别如何。史末资将军的后继者偏离他寄予极大希望的这一崇高理想竟这么远，在人们眼里这是个可耻的矛盾。

137. 法国多年来一直在向南非出售武器，而现在在英国保守党新政府又宣布向南非继续出售武器，使很多国家感到很沮丧，很震惊。大部分大国在南非有其经济利益。总之，同比勒陀利亚政府的这种贸易、商业来往只不过是帮助这个政府更顽固地执行种族隔离政策，从而对这个国家的合法人民实行更严厉的恐怖统治。

138. 葡萄牙政府则继续给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人民以不人道的待遇。它蔑视这个组织要求它停止在这些地区损害人类尊严的暴行的决议，坚持它的所谓这些领土是葡萄牙的一部分的谬论。同样，葡萄牙的这一极不公正的政策明显地得到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心照不宣的鼓励和支持。

139. 对南非政府的行动大为震惊的杜伯曼总统，经过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商量和达成协议，在世界法庭前共同控诉南非政府。虽然国际法院已经提出两条咨询意见，但是到底它还是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管辖权。人们不明白这样的决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

140. 在罗得西亚，另一个种族主义政权于一九六五年掌握权力。它采用和南非一样的政策，否认当地合法人民的基本人权。当时控制罗得西亚事务的英国，宣称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反抗英国政府的行为。这是一种可悲的景象：英国政府对平息这个反叛显得一反常态地软弱无力，尽管出现了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干的骇人的反人道的罪行和侵犯人类尊严的罪行。而五年以后，这个反叛政府却完全无视英国政府，宣布罗得西亚为共和国。

141. 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对世界上任何

地区任何形式的压迫。如果这些有计划的基于种族主义的压迫行动是针对坚持对自己祖国的权利的非洲人民的，我们就加倍地反对。通过在非洲统一组织中和在这个机构中的努力，我们坚定地承担从非洲大陆上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任务。我们要求世界各处怀有善意的人民和国家给这个重要的努力以支持和合作，使一切人民最后都能享受上帝使人生色及美化的人类体面和尊严。

142. 一牵涉到联合国共同利益方面的问题，某些会员国对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的态度就使人们对他们的诚意产生怀疑。除非这些会员国的态度确实有积极的转变，我们担心，千百万人的信念和信心将发生严重动摇，而联合国正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和利益才设想出来的。如果这个为民主、平等和正义而产生的组织要去完成促进世界持久和平、谅解和繁荣的使命，这种情况就不应发生。

143. 当我们联合国会员国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世界和平问题时，当我们有勇气对某一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说：“你们侵犯了这个组织所支持的基本原则，因此你们要改正，要遵守，否则就得受处分”，当我们有毅力直言不讳并对错误采取行动，当我们决心不再继续执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很大责任的姑息政策时；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开始看到导致世界和平的一点光明。

144. 尽管就某些事例说，这个组织的创建国的希望还未实现，但是我们仍然对这点很乐观，即随着岁月的消逝，我们会停下来想想，决定采取把坏事纠正过来的行动方针。

145. 为了进一步作出努力达到这个目的，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了，并在这个组织的宪章中拟定了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将促进非洲各国实现更密切的合作，又通过它们促进全世界的合作。非洲人尤其必须把彼此认作兄弟，而这些兄弟又须把非洲大陆外的朋友看成他们的兄弟。因此，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由于相信人人皆兄弟，以及所有人生下来都一律平等，应该平等地享受某些固有的权利，这些非洲国家就继续反对非洲的殖民主义，全心全意地支持非洲兄弟人民的解放。我们毫不怀疑，既然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

言中宣称应该认为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公正待遇、尊严上一律平等，这个伟大组织将作出一切努力来消除非洲的殖民主义。

146. 我们注意到，今天存在着几个旨在促进经济和外交问题上的共同谅解的国家集团，从范围上来说，既有全洲的集团，又有区域集团。其中，本身特殊的是不结盟国家集团，其活动领域实际上已扩展到各个洲，而且跟大多数其他集团不一样，缺少一个固定的组织和行政机构，但是它具有结合力，而且有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有的一个坚定的目的方向。作为一个集团，这些国家对影响世界重大利益的问题已经产生深远的力量。虽然它们的努力基本上具有观念的性质，它们与联合国谋求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和平幸福的目标根本一致。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敌对的大国中的一股平衡力量，这就使这个多事的世界确实地得到合理的稳定。它们对世界状况的关注已在它们的每一次会议上不断地表现出来。今年九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所召开的最近一次会议，就是他们为各国和人民寻求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又一明证。

147. 杜伯曼总统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七日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开罗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

“不结盟绝不能或决不应该被看成是在善与恶以及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中对加入集团或保持中立，拒绝作出抉择。相反，各国的政治活动应该使它们有可能缔结贸易、经济、技术的各种协定，同时在不影响自己独立思想与独立行动的情况下跟其他国家一起在国内与国际上开展其他活动。

“不结盟应当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道义的和精神的力量，应当在战争与和平、恨与爱、破坏了的人类关系与神圣协定和义务那些对抗的势力之间，成为一种有益的影响。不结盟应当成为一条宽广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国际公路，各国通过它能找到一条通向调解、和好、消除国际分歧的途径，并能开创一个建立在正义、平等和公平上的世界和平时代。”

148. 这就是不结盟国家所从事的崇高任务；这

就是我们大家，无论结盟国家还是不结盟国家，都必须承担的任务。

149. 自从二十五年前联合国建立以来，大国的技术进步是巨大的。它们发明了核能和热核能，以及其它一些高级的尖端武器，这些武器一年比一年更精良，更有杀伤力。它们虽掌握有几分钟内能毁灭人类的力量，却十分克制和冷静，始终不懈地追求和平，甚至设想过计划，把核能转用于和平目的。这是非常光荣的、值得称许的善意行动。为此，我们向这些大国致以衷心的祝贺。

150. 在结束发言时，我们愿意提醒你们注意我们的总统在一九六一年向这个组织所发表的感想，我们认为，该感想值得在座的每一位代表仔细考虑，并转达给他们的政府。

“我深信，世界大国将不会因不愿完全支持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的人类基本信条而辜负人类的希望，也不会采取单方或双方行动以取得与那些基本信条不一致的解决办法。

“只有在具有信念这样的气氛中，以及献身于我们作为这个世界组织的会员国所赞成的理想这样的气氛中，人类才能无畏地、勇敢地面对未来，安心地工作，这样，公理最终地将战胜强权，正义将推翻压迫，理性将取代非理性，自由的幸福将消灭霸权的残暴统治，人类幸福将超越‘种族中心’。这些就是我们所献身的理想，这些就是我们在面临充满危机的那些日子里对其承担义务的理想。”〔第一〇四一次会议，第41和42段。〕

151. 主席先生，我们祝贺你被你的同事们选出来主持这独特的、创造历史的本届联合国大会。我们坚信，在你有能力的领导下，辩论将取得最大成功，将会拟定出计划并加以贯彻，以维护这个伟大的世界组织，给世界带来和平，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繁荣和友谊。

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散会

第一八六八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时纽约

纪念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议程项目 21

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续)

1. 主席：现在请尊敬的马来西亚副总理伊斯梅尔·宾·达图·阿卜杜勒·拉赫曼博士阁下发言。

*第一八六五次会议至第一八七〇次会议，第一八七二次会议至第一八七九次会议以及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至第一八八三次会议，均有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的发言。

2. 伊斯梅尔先生：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对你担任大会主席表示衷心而热烈的祝贺。由你这样具有著名的学术地位和外交才能的人来担任这次历史性重要会议的主席，我们为此感到格外荣幸。你当选为大会主席，这是对你本人所具有的卓越品德的高度赞许，而且这也恰当地反映了你的国家挪威由于在联合国事业中的无限忠诚和贡献而应享有的高度崇敬。

3. 我也想借此机会对你的杰出的前任，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主持第二十四届会议的那种优美与高尚的领导作风，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钦佩和感谢。